

《幽梦影》版刻考论

[法] 戴廷杰

贡生张潮于顺治七年(1650)夏六月生于徽州,成年后移居繁华的都市扬州,在那里经商致富,度过一生。作为扬州的著名文士之一,他一生撰著、编辑、刊刻了许多书籍。《虞初新志》、《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三部篇幅浩繁的著作使他一举成名,历时多年编著的一些集子,诸如《心斋聊复集》、《心斋诗集》、《心斋诗幻》、《心斋集字诗》、《集李诗》、《集杜诗》、《八股诗》、《唐音丹笈》、《亦禅录》、《心斋杂俎》、《笔歌》、《下酒物》、《唐诗酒底》、《心斋牌谱》、《韵牌》等,并未给他增添多少声誉,他以独特方式编撰的《幽梦影》倒是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他带来的巨大名望历久不衰。《幽梦影》这个书名虽然略带脂粉气,其实内容只是二百馀条警句和格言,分编为卷上和卷下。此书不但在清末先后被收入九部丛书,而且今天仍备受青睐,一版再版,不但被翻译成汉语白话,而且还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中国新近出版的几部普及丛书中,《幽梦影》不但被收录在其中,而且与《论语》和《老子》比肩,被列为“国文珍品”,或“国学经典”。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幽梦影》虽然享有盛誉,但在此书的众多批语和序跋中,都无法找到此书何时以及如何首次刊印的线索。两年前,我根据张潮的书简集《尺牍偶存》和《友声》所提供的资料,草成一篇记述张潮生平和业绩的长文,其中试图就《幽梦影》的初刻年月及其成书过程问题,梳理一个大致的轮廓^①。其后未久,当我翻阅先前未曾注意的一个《幽梦影》清末版本时,发现了新的问题,从中获得的新资料相当清晰,足以令我作深入的探索,借以进一步厘清《幽梦影》的初刻时间,以及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初刻版铸成,在此后八年间先后问世的各个版本的刊印时间。

张潮写作《幽梦影》的念头大概由来已久,康熙十九年(1680)绝食而亡的遗民黄周星,曾为他的格言写评数则;纪映钟、施闰章、吴嘉纪、曹溶、余畹、杜浚、孙枝蔚等人谢世之前,也曾写过数则;纪映钟大约卒于康熙二十年,施闰

①《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许明龙译,《法国汉学》第十三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544-658页。之前,有张慎玉、赵益《张潮“幽梦影”之成书及其同朋小品丛书略论》记叙了《幽梦影》的成书过程,见《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一卷,2004年,第143-158页。

章卒于二十二年,吴嘉纪卒于二十三年,曹溶和余畚卒于二十四年,杜浚和孙枝蔚卒于二十六年。《幽梦影》的酝酿和写作过程将近十五年,堪称漫长。直到康熙三十二年,张潮才趁两位来自南京的长者在扬州小住之际,为这部新作向他们求序。一篇序和一篇跋果然给此书增色不少。序作者余怀于六月游扬州时,不但欣然命笔作序,还亲笔手书,年事虽高,笔力遒劲却不减当年^①。数十天或数月后,年逾古稀的张惣在返回南京前夕应邀为《幽梦影》写了一篇跋^②。翌年即康熙三十三年春,王晔在其新近结识的朋友张潮恳切请求之下,答应“俟先生刻成”,即刻命笔作序^③。满纸赞语的序言既已到手,余下的便是将手稿托付给一位刻书高手,尽快付梓。然而,一直等到三十六年春,张潮方才下定决心交出书稿,制版刻印。在此期间,又有三人为《幽梦影》撰写序跋,翰林孙致弥和文士石庞分别作序一篇,徽州老友江之兰作跋一篇^④。

一再延宕的原因在于张潮本人,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好友为这部格言和警句集子撰写评语,藉以增加此书的份量。这一心愿由来已久,且已得到众多回应,然而,张潮希望获得更多的评语,以使书中每一条睿智的想法都能得到充分阐释,不再幽闭在孤芳自赏之中;他希望友人善意的评语对他的思想表示共鸣,使之更加兴味盎然。他的一位同郡,宣城诸生袁启旭正准备赴京小住,于是担起了为他在京城说项的使命,在有幸得见一面的名人面前,他都会为张潮的《幽梦影》多多美言^⑤。就在此时,张潮的好友江之兰因《幽梦影》迟迟未能刻成而作书询问,张潮回答说,书稿已托友人带到北京,“俟彼寄回,方能授梓”^⑥。时隔不久,张潮致函催促袁启旭尽快求得名家评语。谁料袁启旭康熙三十五年三月病逝于京城,未能完成张潮所托,既没有徵得张潮亟盼的名家

①《尺牍偶存》中第一次提及《幽梦影》是在三十二年张潮致余怀(1616-1695)的两札信函中,第一札请他作序,第二札为此序向他致谢,见卷二《与余澹心》。参见余怀的两封复信,《友声初集·戊集》余怀第一、第二札;另一封信则证实六月间余怀尚在扬州,见《戊集》余怀第五札。

②张惣(1619-1694)于是年腊月返抵南京,见《友声初集·己集》先著第一札。他在扬州期间,曾为张潮“作序三首”,见《尺牍偶存》卷二《复先渭求》。查张潮著作,则可知一篇为《幽梦影》而写,一篇为《心斋杂俎》而写,一篇为《尺牍偶存》而写。据笔者所见,《尺牍偶存》的张惣序,惟存北大所藏刻本中。

③《尺牍偶存》卷三《寄王丹麓》第一札;《友声初集·己集》王晔第一札、《壬集》王晔第二札。

④孙致弥的序当写于三十四年或三十五年,见下文。石庞的“小序”大概与孙致弥的序作于同时或前不久,因为,这篇序收录在他刻于三十五年的《晦村初集》中,名曰《张心斋幽梦影题词》,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2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48页。江之兰是为张潮大量作评的第一人,他的跋或可视为概述《幽梦影》的真谛并予以褒扬的首批文章之一。

⑤《尺牍偶存》卷四《寄曹实庵先生》、《寄袁士旦》。

⑥《尺牍偶存》卷四《复江含征》第二札。

评语,也没有完成他本人先前答应撰写的序言^①。袁启旭的死讯传来之后,张潮终于不再延宕,决定采用十馀年前刊刻两部诗集和文集时使用的方法,尽快刻印《幽梦影》。三十六年春,张潮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已在北京数年的大剧作家孔尚任,信中写道,由于当初托付给袁启旭的书稿,如今不知“浮沉何地也”,所以他打算“今一面付梓,留木以待补,评尚可增入耳”。很显然,他对“名家评语”依然充满期待^②。刻书进行得相当顺利,七十页的《幽梦影》未几就刻毕印妥,康熙三十六年初夏到来之时,十馀册《幽梦影》已经送达北京^③。

张潮大多数著作的书页版口均刻有“诒清堂”字样,但却不见于《幽梦影》今存的版本。或可能《幽梦影》同《虞初新志》一样^④,原来的木版上起初虽然依照惯例刻有这三个字,但是出于迄今不明的原因,后来从木版上被挖除;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留存至今的《幽梦影》各种版本,无一不是用这套木版刊印的。《幽梦影》与《心斋聊复集》、《心斋诗集》、《心斋集字诗》、《心斋杂俎》和《心斋诗幻》一样,版式和刻工俱佳,版心内的行距依旧比较宽松,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字体和字的大小与以前相似,断句的小圆圈也一如旧制,小字评注双行并列;整个版面与十馀年前出版的《心斋诗集》几乎一模一样。页面以粗栏线为框,版框高十八厘米三毫,宽十三厘米四毫,与《心斋诗集》、《聊复集》、《集字诗》等书版式无显著差异。

康熙三十六年春初刻初印的《幽梦影》今已不存于世,但笔者所见有两种稍晚的版本。这两种版本源自同一套木版,与初版相比,差别仅在于多了一些散见于正文之后的评语,这两种版本中的评语数量多寡有别。其一问世于康熙三十八年,另一问世于康熙四十四年。第一种版本,今惟存光绪五年(1879)的重刊印本,即杭州藏书家葛元煦从著名学者袁枚的一个孙子处获得《幽梦影》“原刊之本”,将其收入《嘯园丛书》。另一个版本幸存于世者则至少有八本^⑤。上述两种版本的确切印制时间虽然无从得知,但很可能都利用了张潮在世时的木版,而于不同时间补刊刷印成书:《幽梦影》旧本中的“丘”字不避讳^⑥,

①张潮催促宣城袁启旭的信札大约写于三十四年下半年,见《尺牍偶存》卷四《寄袁士旦》。

袁启旭的谢世日期,可以从孔尚任的诗句中获知,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第127页。

②《尺牍偶存》卷五《寄复孔东塘主政》。

③此处指寄赠郡王岳端及其门下的朱襄和释广莲的十套,寄发时间大概在当年四月下旬或五月,见《尺牍偶存》卷五《复根洁上人》、《再寄朱赞皇》、《与根洁上人》、《上勤郡王》。另外数套大概送给了孔尚仁、王士禛等人,张潮在信中虽未予明说,但信中的“近刻”二字所指应是此书。

④见鄙作《雅俗共融,瑕瑜互见》中《选家三功》的《奇事之采》。

⑤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核对过这八本书,发现它们完全相同。其他图书馆中也许还会有该版本的书。

⑥《幽梦影》中“丘”字共见四次:卷一第22页正、第24页反,卷二第14页反、第15页反。

此表明木版刻于雍正三年之前(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嗣后凡遇“丘”字必加“阝”为“邱”),而且原书中散见于各页的诸多添补,就不可能在新版中留有痕迹。借助张潮的大量往来信函,以刊印于四十四年年前后的最终版和三十八年年版的光绪年间重印本为依据,我们有可能厘清长达二十余年的《幽梦影》成书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刻。

《幽梦影》的结尾处附有张道深写于此书初版前数月的一则评语,由此可以断定,见于以后各版的二百一十九则警句和格言,全部包含在康熙三十六年的初版中。反之,总数后来多达七百零一条的评语,见于初版的仅有一半左右(我把冠以“又曰”字样的评语单独算作一条,下同)。有一些评语显然写于《幽梦影》成书之前,估计张潮就像别人为画作或诗文向好友索求美文题词一样求过他人。在初版所录三百五十条评语中,一半左右成文较晚,作者大多是张潮的亲朋好友,写作时间应是初版行将问世之时,因为,张潮在三十二年以及此后数月中屡屡向亲朋好友索序索跋,此举应是《幽梦影》即将问世的徵兆。这部著作此时大概已经准备妥帖,书名也已敲定,否则《幽梦影》不会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他的三位朋友的信中^①。张潮在成书之前请文友审阅书稿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其一是将书稿誊抄多份,分送若干友人过目;其二是将同一份手稿在各位朋友之间传阅。前一种方法虽然不能全然否定,但后一种方法似乎更接近实际可能。他的通信集表明:有些文士往往非常冒失,把尚未发表的著作不留副本而将原稿寄给他人,因为他们觉得,叮嘱收件人务必将原稿完璧归赵即可。据张潮与文士朱慎之间充满情趣的通信透露,曾有书稿在朋友之间传递,而作者并不知情。张潮将《幽梦影》书稿寄送朱慎后,不见回音,于是致函朱慎:“《幽梦影》久未索还,恐类郑人隍中之失,敢祈吾兄,以捉影之手,为我寻梦。庶华胥一席地,犹得复归原主人也。”朱慎在复函中要他询问年轻的朋友方愿瑛,口气与张潮颇为相似:“《幽梦影》一书,久为方符白携去,渠方日在槐安郡中,唤之不醒,奈何?”^②

据《友声》所述,首批评语成文时间约在康熙三十三年秋冬之际,评语的第一位作者是张潮的挚友江之兰;他在送交评语的附函中表示,希望张潮采用其全部评语:“《幽梦影》僭评,有提挈大意者,有全神领会者,有断章取义者,有意在言外者,吾兄文心慧眼,自能了此,谅不抹去,不敢更为饶舌也。”^③继江之兰的五十余条评语之后,冒丹书寄来了寥寥三四条评语,而前一年逝世的冒丹书之父、著名遗民冒襄也曾撰写了四五条评语。(此处所列评语均为大约之数,此系笔者有意为之。因为,刊印在《幽梦影》中的评语固然有数可查,然而,这些评语的作者当初寄送给张潮,供其挑选的评语究竟有多少,如今却难以获

①《友声后集·己集》朱慎第四札、冒丹书第二札,《庚集》王棠第二札。

②《尺牍偶存》卷三《与朱菊山索幽梦影》;《友声后集·己集》朱慎第四札。

③《友声后集·己集》江之兰第四札。

知。)冒丹书返回距扬州二百里之遥的老家如皋之前,把他自己撰写的评语寄送诒清堂主人,附函中写道:“承命妄附数小评,未免有佛头之诮,原本呈上。”^①他在信中盛赞江之兰“诸评绝佳”。此事进一步表明,张潮的友人并非每人各读一份书稿誊抄件,而是同一份书稿在他们之间传阅,评语则在传阅过程中不断增加。康熙三十四年春,张潮的同乡王棠至少寄来评语六条,并将张潮先前大度地借给他的“原稿壁上”^②。湖州人周之枢出现于当年夏天,他给张潮发来十四条评语(《幽梦影》收录了其中的十三条)和真诚的嘉许,称赞此书“超超玄箸,名语如林,虽秘笈卮言,未易有加”。周之枢还说,他“以大著转示”翰林孙致弥,并预感孙翰林将要为《幽梦影》题词和作评^③。周之枢的预感十分准确,遭贬四年之后重返京城的翰林孙致弥,果然寄来了先前承诺的序言一篇并评语十余条^④。

撰写评语最多者当属张道深,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秀才原籍北距扬州数日路程的徐州,此前不久,他赶赴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可惜第五次名落孙山。丙子乡试发榜数十日后,他来到扬州小住,遂与张潮相识,张潮忙不迭地将《幽梦影》书稿送请张道深指正。张道深读后旋即致函张潮:“连日未获趋候,歉歉。承教《幽梦影》,以精金美玉之谈,发天根理窟之妙。小侄旅邸无下酒物,得此,数夕酒杯间,颇饶山珍海错,何快如此?不揣狂瞽,妄赘琐言数则。”^⑤张道深的“琐言”实为八十三条评语,这些评语与其说是一位穷书生闲极无聊时的琐言,毋宁说是他对家道殷实且交游甚广的张潮的应命之作。这位年轻人前不久刚刚刊印了名著《金瓶梅》,并以其出色的评语而名声大振。张道深扬州之行不久之后,《幽梦影》迅即问世,如此看来,张潮或许正是利用张道深这位杰出评论家的名声,为自己的著作增光添彩,亦未可知。两年后,二十九岁的张道深不幸英年早逝。

《幽梦影》刻工精细,每行十八字,行间以直格相隔,行距十六毫米。大多数警句和格言后面都附有一条或若干条评语,评语字体比正文小且细,双行并列,占正文一行的空间,每条评语各成一块,上距上栏一格,约十二毫米。《幽梦影》初版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留有大量无字空行。初版问世前夕,张潮在致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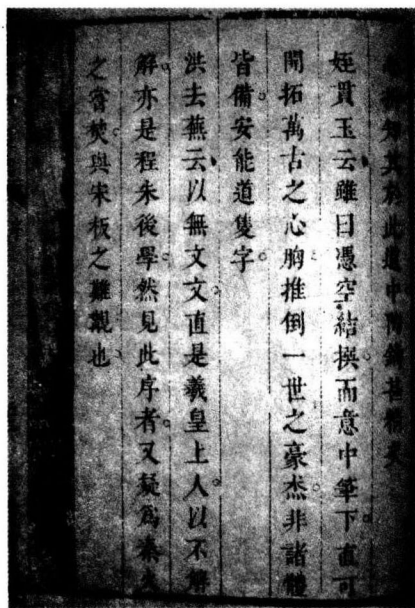
①《友声后集·己集》冒丹书第二札。

②《友声后集·庚集》王棠第二札。王棠,歙县人,长住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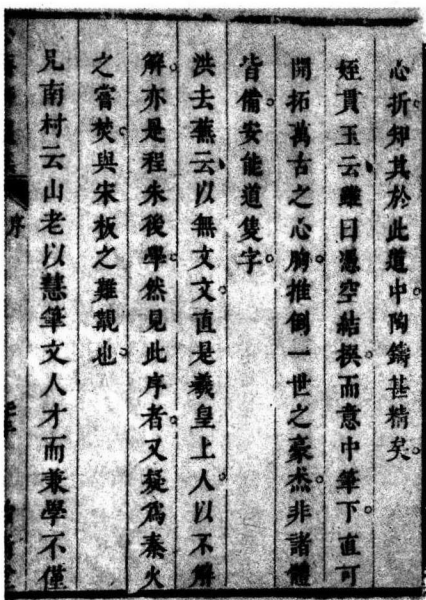
③《友声后集·庚集》周之枢第一札。

④笔者此话的依据是:孙致弥数条批注之后附有张道深康熙三十四年(1695)下半年的评语,见后文。孙致弥(1642-1709),嘉定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入选翰林院,未几因受牵连而入狱,出狱后返回嘉定。三十四年,孙致弥启程返京前夕,住在苏州的姜节致函张潮,说孙致弥“愿投缟紵”。缘途经扬州时天气溽暑,孙致弥“恐扰起居”,而事竟未果。见《友声后集·庚集》姜节致札、周之枢第一札。

⑤《友声后集·辛集》张道深第二札。张道深(1670-1698),以笔名张竹坡广为人知,见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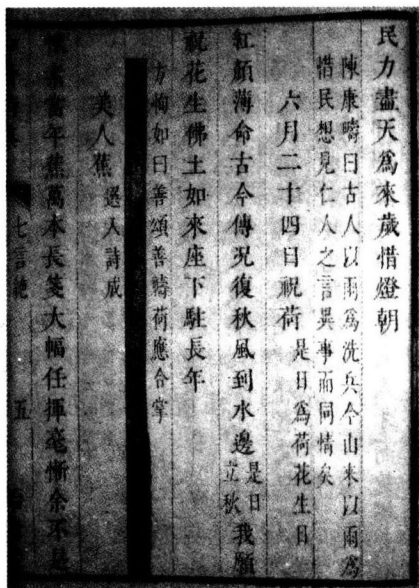
图二

孔尚任的信中说，他特意“留木以待”，即在一些评注后面留有无字的空白，以便将来补入更多的名家评语^①。《幽梦影》初版的木版上估计共有刻版匠人故意未加触动的无字空白一百五十处，宽窄各不相同。可以想象，随着印刷工用排笔在版上涂抹油墨的轻重，这些空白处就会在纸上留下深浅不一的黑色。十馀年前刊印的《心斋聊复集》里就留下了星星点点的许多这类涂黑之处，只有刻上新的评注才能使之不显（见图一、二）。同一时期出版的《心斋诗集》里也应有不少涂黑的痕迹，因为张兆铉在一封信中向他的远房叔叔张潮承诺，他将为添补书中的空白处作出贡献：“《诗集》总评暨各首，仍多空行，侄欲于长夏时，一一补上，以待梓人，庶可附青云而彰贱字。若尊意中有佳句妙论，先写贱字授梓，何如？”^②张兆铉果然践诺。我们现今尚能看到的该版唯一一本书就是明证：增加了张氏的评注后，该书只剩下三条单行或双行的细长黑带（见图三、四）。张潮的《诗集》里一首首诗紧接着排列，《幽梦影》初版的排版应同《诗集》相似，而不像在《心斋聊复集》里每篇文章都从新的一页开始。《幽梦影》印出的第一批书里应有许多斑纹，大的宽达数单行（所谓单行，即小字双行之一），刻版工为了使其符合版式而将每行上方与上栏之间的空白挖掉（见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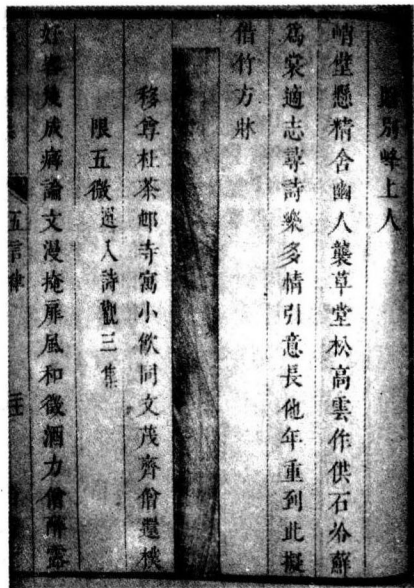
张潮既然执意要在《幽梦影》中不断添加文友们的评语，就不得不置惯常的版式于不顾。评语均以小字刊刻，若不足以刻满预留的最后一单行，则从前一单行摘取适量的字以截长补短，务使其下端对齐（见图六）。中国的古籍常见

①参见前引张潮致孔尚任函，《尺牍偶存》卷五《寄复孔东塘主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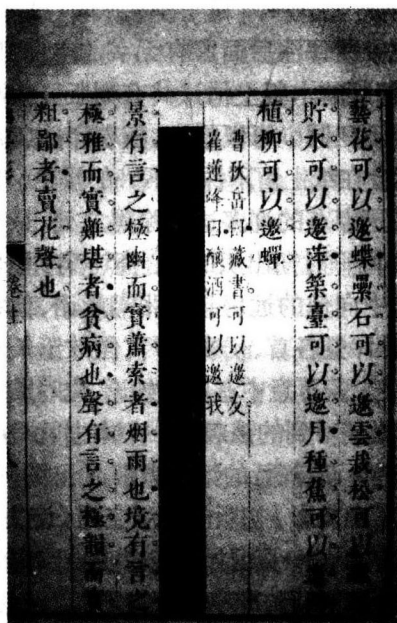
②《友声初集·乙集》张兆铉第一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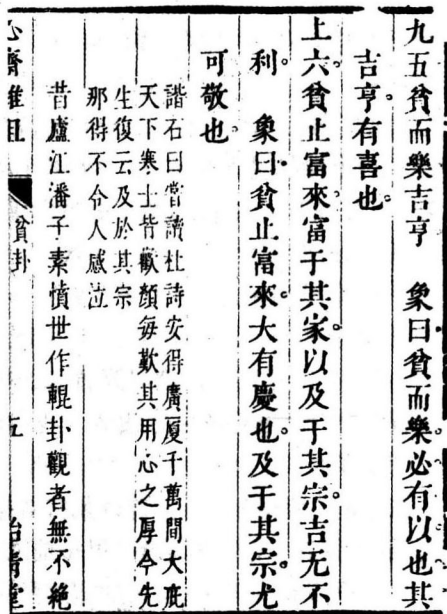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空页,但鲜见空行,因为书中若出现无字的空行,则被认为很不雅观。页面美观固然有赖于不留空行,但更重要的却还是各行的字数应该大体相等。但由于《幽梦影》中的评语日益增多,这条要求就很难满足。以小字刊刻的评语只得行行相接,而不顾新添的一段评语或若干批语的最后一单行是否有字:若是该行无字,就会在印刷时变成一条狭长的黑条或是灰色空白。初版《幽梦影》中

共有此类无字空白单行九十处。除了这些因版面安排所需的空白,另外还有一些是张潮本人有意为之。如初版中已补上批语或尚无任何评语的近五十条警句后面,他有意预留了一整行(即双行)无字空白;因版面需要而安排的九十单行中有三分之一的后面增添了一整行空白;他还在十则警句正文后面各预留了两整行;预留空白最多的警句有两则,一则警句后面预留了三整行空白,另一则警句后面甚至预留了五整行空白。为陆续增补评语而预留的无字空白共有三百单行,所占空间几乎相当于整整二十面的篇幅。《幽梦影》中随处可见这种或黑或灰、宽窄不等的无字空白斑纹,其所处位置间隔不定,无明显的逻辑可循。在这些或黑或灰的无字空白中,其存在理由一望而知的只有十六块:它们都在尚无任何评语的警句之后。其余无字空白都与正文的长短和评语的多寡无关,其存在的唯一理由便是作者的意愿。

这些空白大多没有留存多久,初版问世后的数月内,新的评语接连不断向诒清堂涌来。它们来自获赠《幽梦影》的文士。原先的索求成为随手可得的采摘:先前仅靠一部书稿传阅,如今书已印出,可以分发,只要等待,评语就会源源而来并可从中择优而录。第一位对《幽梦影》作出积极反应的便是学界名士杭州诸生王晔。他发现每条格言后面“尚有空行留木者”,遂“妄拟小批数则,另录别纸,以备采择”,在康熙三十六年初夏,连同早先答应写的序一并寄给张潮,并表示“尊刻如修补完好,敢乞多惠数册,以友人见者,无不欲抢欲夺也”^①。无锡贡生顾彩是最迟作出反应者之一。他的做法与王晔不同,他把评语直接写在张潮寄赠给他的《幽梦影》书页上面,并于三十六年年末将原书寄还给张潮,附信中写道:“如以为太多,或移数语于他良友名下可也。”^②署名顾彩的十九条评语于是出现在《幽梦影》中。

在此期间,还有数人把评语寄送给张潮,其中有扬州北面兴化的李渔,他寄来了十余条评语;还有南京胡其毅寄来了四条,但仅有两条被采用^③。八旬老人尤侗也在此时向张潮寄送了至少十七条评语,但半途遗失,不得不从苏州再次寄送,直至康熙三十七年初夏,方才送到张潮手中^④。数月后的隆冬时节,原籍杭州的卸任官员陆次云在扬州与张潮相识。张潮与陆次云互赠著作,由于二人都喜爱游戏文章、诗词和杂剧,彼此顿生好感。陆次云自十年前去职离任后,大概一直靠卖文维持生计,此次会见,张潮对陆次云“推爱极加”,而陆次云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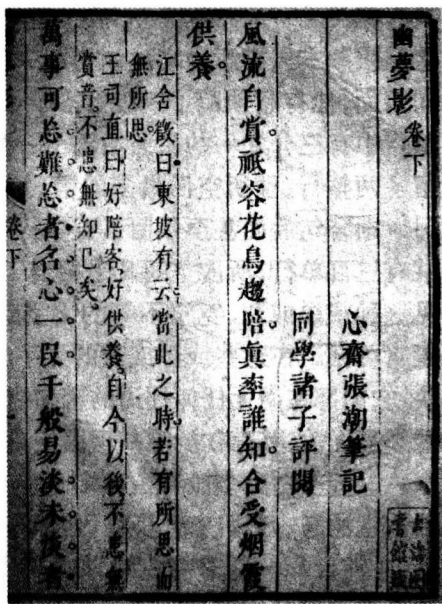
①王晔在信中并未明确提到《幽梦影》,但是,通篇所说显然就是此书。见《友声后集·壬集》王晔第二札。

②《友声后集·壬集》顾彩札。顾彩(1650-1718)为张潮所写序不下四篇,除为《幽梦影》外,另为《下酒物》、《心斋诗幻》、《奚囊寸锦》凡三集作序。

③关于胡其毅和李渔(1626-1703)的寄赠,见《友声后集·壬集》胡其毅第二札、李渔札。

④关于尤侗(1618-1704)的评语,见《尺牍偶存》卷五《复尤悔菴年伯》、卷六《寄尤悔菴年伯》第一札;《友声后集·壬集》尤侗札、《癸集》吴锡晋札;《友声新集》卷二吴锡晋札。

为张潮《幽梦影》写了二十余条评论^①。在陆次云寄赠评语之前,《幽梦影》已有评语五十余条,撰写人为几位文士,其中最热心者首推松江选家倪匡世,此人是篇幅较宏大的《诗最》的编选者,张潮的若干诗作在此书中占二十页^②。《尺牍偶存》和《友声》并未提及这些朋友的友好热心之举,但评语的先后顺序表明,这些评语大约产生在康熙三十六年夏至三十七年冬一年半之间,而此外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标记,那就是书中的圆点位置不同:这些直径约为两毫米的空心圆点,有的用于断句,有的用于圈点佳句。凡是初版所收评语,圆点都置于与之相关文字同一高度的右侧;凡是新增评语,圆点则置于相关文字的右下方(见图七)。这种差异或许并非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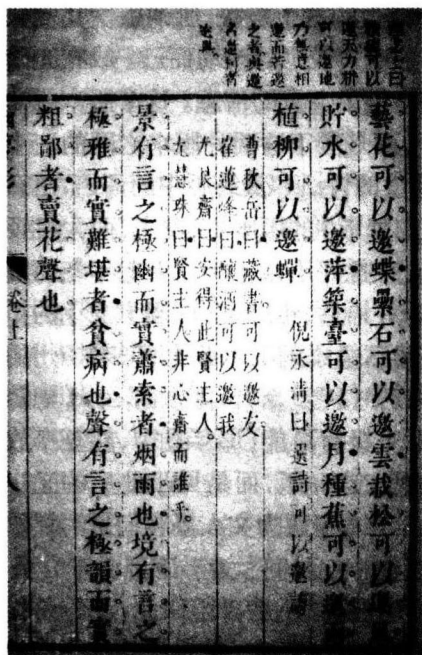
图七

无例外,但是,凡是笔者查阅过的页面都显示,这种差异的确是一种可靠的辨识依据。初版中所见评语仅有三百条左右,一年半以后的新版中,评语已增为四百一十七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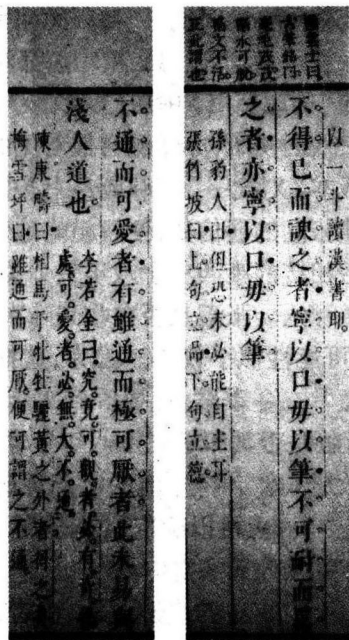
若将初版上的评语比作一层沉积物,那么,新添的评语就是又一层沉积物,就像一层层叠加的地层,旧层上面是新层,新层下面是旧层,每一层都各有其人名和时间的标志。可是,文友们并非个个都像王裒和顾彩那样循规蹈矩,有些警句和格言的评语已经占用了所有的空白,却还有人继续寄来新的评语,于是,张潮不得不将三十条评语置于版心以外,致使这些页面有异于全书的统一规格。当然,张潮完全可以将这些评语弃而不用,但他不想这样做。为了不辱没朋友们这些闪烁着才华的评语,张潮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重刻新版,其二是利用天头空白等处。他最终采用的是简单而又省时省钱的办法,无需多少花费,就可以把如潮涌来的评语刻进《幽梦影》中,而反响来得如此之快,张潮本人恐怕也不曾料到。首批评语被刻在预留的空白中,字体和版式与原来文字完

①陆次云于1688年从知县任上卸职。陆次云的一则评语表明,他与张潮相识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见《幽梦影》第177则。他们的会面多有信函为证,见《友声后集·癸集》凡三札、《友声新集》卷一陆次云凡二札。

②倪匡世(?-1709)的《振雅堂汇编诗最》凡四集,其初集凡十卷,刊行于二十七年(1688)。见刘廷玑:《在园杂志》,中华书局,2005年,第82页;谢正光、余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9-223页;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一期,第55页。



图八



图九

全相同,除了空心圆点被置于文字的右下方之外,两者没有其他差异。无法置于版心内的三十餘条评论,一多半被置于上栏之上,刻印的字体缩小以免过于惹眼。余下的十三条评语则被置于相关正文末行下截的空白中:依照通常的印书惯例,这些空白是正文已经结束的标志,不能刻上评语(见图八)。由于书页天头和正文末行空白处的木版已被挖去,所以,在添入评语时必须做特殊处理,然后刻上评语;中国的刻工虽然技艺高超,却难免留下了一些缺憾,致使有些评语的字迹过于粗黑,或是略有倾斜。(见图九)

木版印刷使用灵活,可在任何时候随意修改并印刷。再次印刷时固然无需重复写版和刻板这两个最难、最贵的工序,可是,刷墨、印制、折页、装订这些工序却是无法省略的,随时随意重印的难处也正在于此。所以,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可慎重考虑重印。往来的书信表明,张潮之所以多次婉拒赠书之请,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确实没有可供馈赠的书了。康熙四十一年秋,沈思伦向张潮索求几册《幽梦影》,张潮答以“久未刷印”,但同时又许诺:“俟印出,自当邮奉台览。”^①

《幽梦影》初版印行于康熙三十六年春,四十四年秋再度印刷后,张潮赠给沈思伦三册,赠给他的姻亲王泉四册^②,在三十六年到四十四年这段时间中到底印了多少次,怕是无人知晓。不过,《幽梦影》的版本史大体上包含了以下

①《尺牍偶存》卷九《复沈契掌》。

②《尺牍偶存》卷十《复王司直》、《复沈契掌》。

四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即初版的问世和此后衍生的三个版次;所谓版次其实只是原版重印,只不过每次重印前都对原版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动而已。收在光绪五年的《啸园丛书》中的《幽梦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这个版本既非源自自己佚的初版,亦非源自最常见的最终版,而是居于这两种版本之间的一个变异版本。对比一下《啸园丛书》中《幽梦影》的评语和最终版中的评语,然后再参照张潮的通信集,便可粗略地勾勒出《幽梦影》的版本史,看来,两大批评语前后相接的康熙三十八年是个关键年头。首批评语截止于三十七年冬的陆次云的评语。张潮是否在收到陆次云的这条评语后,迅即印行《幽梦影》的扩充版,可能性似乎较小。因为,这批评语纵然已经添刻在木版上,怎奈扬州的作坊通常在冬季歇业,要等到来年冬去春来时才能重新开印^①。那么,《幽梦影》新版是否刻印于三十八年年春季呢?看来极有可能,那年夏季,胡复亨收到了数册《幽梦影》,他的七条评语并未出现在这一版,而是见于此后的又一版中^②。有一点可以确定,《幽梦影》的康熙三十八年版为文人墨客们撰写评语预留了九十处无字空白。

二十位左右的《幽梦影》读者,无论是真心钦佩还是自诩如此,都纷纷提笔撰写评语,以把预留给他们的一百五十五单行空白填满。结果提交给张潮的评语多达二百五十条,远远超出了预留空行可以接受的容量。著名的江宁织造和盐运史曹寅的族人曹鎔为第一个最为热心的评语撰写人。康熙三十九年秋在扬州小住时,在《幽梦影》页面上,亲笔书写了至少二十七条评语,将书送交张潮时,附言道:“《幽梦影》一种,不揣芜陋,间缀僭评一二,未知有当高明否?”他还要求张潮“原本仍求掷还是荷”^③。这些评语,补刻在空白行中的仅有五条,其余二十二条都被安置在上栏之上。两年以后,沈思伦及其亲戚王氏三兄弟送交评语时,对这些评语是否能够置于空白处甚为在意;沈思伦只愿意为“尚有空位”可供“诸家评语”所用的警句和格言撰写评语。他把自己的评语“录之别纸”,于四十一年春送交张潮,附言“如有可采,幸存一二,然总听尊意”,最终被张潮采用的共有十一条^④。南京的王臬、王蓍、王概三兄弟,不久之前刚刚出版了饮誉全国的《芥子园画传》,从他们的亲戚沈思伦处获得了一册《幽梦影》,随即为书中尚存的空白处撰写了五十一条评语,这些评语不但全部被置于预留的空行中,其中的八条还是为尚无任何评语的警句和格言撰写

①张潮的多件信函提及此事,见《尺牍偶存》卷一《与江允冰》、卷七《寄贺大司寇王阮亭先生》,《友声新集》卷二吴陈琰札。

②《友声新集》卷一、卷二胡复亨两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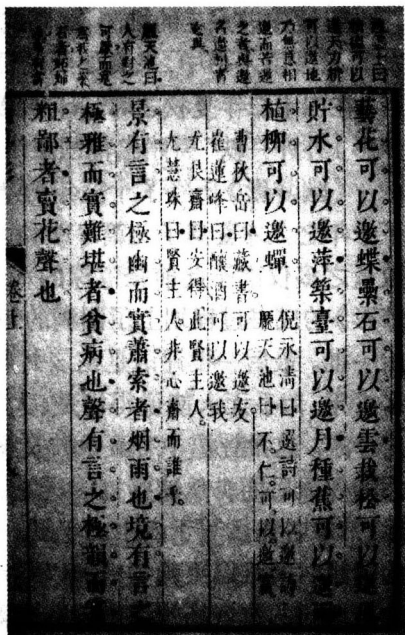
③《友声新集》卷二曹鎔札。

④《友声新集》卷三沈思伦第二札。

的。三兄弟于四十一年(1702)年底将他们的评语寄送张潮^①。袁枚的孙子藏有一册光绪五年(1879)版《啸园丛书》所收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版《幽梦影》，这位大文豪的后裔为其中尚无评语的十二则警句和格言撰写了评语。当时他并不知道，在这个老版本问世后的数年中，王氏三兄弟已经为这十二则警句和格言中的八则撰写了评语，其余四则也都有了他人撰写的评语：一则为沈思伦所写，一则为曹鎰所写，另二则为张潮晚年的其他好友所写。此事可用以佐证：《啸园丛书》一字未改地重印了刊印于康熙三十八年的《幽梦影》版本，而这只是介于初版和终版之间的一个变异版本。

最后一大批评语出自山西泽州人士庞弼笔下。康熙四十二年夏天，庞弼前往北京途中在扬州小住，与张潮相识。张潮以多种

著作相赠，《幽梦影》想必是其中之一。过后不久，庞弼交给张潮的评语不下六十八条，大概都是在他离开扬州之前撰写的^②。可是，除了六条以外，张潮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评语全部安放在预留的空白行中，于是只得让其中的三十九条挤在天头上，另外二十三条则被安置在正文末行的半截空白处(见图十)。我们不禁要问，张潮为何硬要塞进这许多评语，以致对当初版本简约的原貌造成损害。何况，这些评语能为《幽梦影》增添的光彩仅仅具有些微象征意义，因为，后人虽然知道当年曾有庞弼这位文人，却于史无稽，既不见于其原籍方志，也不见于常见的历史文献，命运如此不公，然而就评语内容来看，恐怕也难以为其辩护。《幽梦影》的作者对庞弼的评语作如此处理，肯定有其理由，我们既然无法探明，那就不妨作一番推测：张潮此举或许并非全然出自肺腑或出于他的本意。四十三年春天，滞留在北京的庞弼把写给张潮的一封信发往扬州，信中写道：“尊刻《幽梦影》，携之金台，皆为友人劫去；目下索者纷纷，乞光生慨发数册，付大东门臣止马桥往西敦远旗王右铭处，托其转寄都门王宾极敝友，不致浮沉。”^③我们还记得，一年半以前，张潮因手中已无书可赠而愧对沈思伦的索书之请，由此推测，庞弼滞留扬州期间，《幽梦影》又印制了一批；我们不妨



图十

①唯有王臬寄送评语一事可在两封信中得到证实(《友声新集》卷四王臬两札)，不过，张潮的另外一些信件则表明，他与王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王概(1645-1710)和老二王著(1649-1737)过从甚密。王氏原籍嘉兴，多年前移居南京。

②《友声新集》卷五庞弼第一、第二札。

③《友声新集》卷五庞弼第三札。

再大胆地作进一步的推测,张潮或许趁此次重印之际,把他新近收到的一批文友的评语填入书中,果真如此的话,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幽梦影》在四十二年夏秋之时刊印了第三版?正是这一年的秋季某日,张潮将“《幽梦影》补评一帙”寄赠给他的徽州老友汪士鋐^①。

《幽梦影》历经了十五年的孕育方才成书,自康熙三十二年以后,又经历了十年之久才荟集了几篇序跋和大量的评语,为之锦上添花。庞弼撰写的评语数量之多仅次于此前张道深的八十三条,他的这份丰富而珍贵的贡献,为《幽梦影》的成书过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庞弼为《幽梦影》撰写的评语也不是最后一批。最后一批评语是在该书第三版问世后才寄达诒清堂的,这批评语究有多少条,似乎无人能说得清楚,大概有十几条,或许更少些,总之,最多不超过二十条。这批评语中有五条被安置在王氏三兄弟的评语后面,三条被安置在庞弼的评语后面;从这些批语所处的位置来推断,前五条撰写于四十一年冬之后,其余各条撰写于四十二年夏。被安置在庞弼评语后面的三条评语中,两条的撰写时间难以更确切地加以断定,另一条则可判断写于四十四年秋。因为,这条评语的作者扬州诸生蒋继搏曾于此时致函张潮,就这部著作的名字提了一些问题^②。这大概就是《幽梦影》的最后一版,与前一版相比,只不过增加了几条短短的评语而已,其中大多数被幸运地置于预留的空白行中。正是这一年冬季的某一天,张潮将七部《幽梦影》分别寄赠给沈思伦和他的姻亲王臬。上述这些论据相虽然不甚有力,或许会因经不起推敲而遭受质疑,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断定:《幽梦影》曾在四十四年秋刊印过第四版,此版使用的依然是初版的木版,只是再一次作了若干改动,即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改动。留存至今的《幽梦影》各种旧本全都出自这套木版,这些旧本究竟印刷于何年何月,如今已经无法查清楚了。

《幽梦影》最后一版问世时,张潮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厉声斥责一些“山狼”的丑恶行径,致使他“复堕坑阱”^③。两三年后,张潮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溘然弃世。他的财富使他成为扬州文人中的领军人物,但是,他直到临终也未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财富。《幽梦影》最终拥有七百零一条评语,填满了书中所有预留的空白。倘若张潮后来不曾因破产而潦倒,或许他会为《幽梦影》重刻一套木版,把页面处理得中规中矩,置于天头的七十餘条评语和置于行尾的三十餘条评语,也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在它们应有的位置上了。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许明龙研究员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译成中文。

作者工作单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文明研究所

①《尺牍偶存》卷十《复汪栗亭》。

②《友声新集》卷五蒋继搏札。蒋继搏评语的对象是《幽梦影》的218则。

③《尺牍偶存》卷十一《复柴陞升》、《复余同野》。